

## 闲话饮酒

□王开生

山东是酒乡，鼎盛时期，据说县县皆有酿酒厂。

齐鲁自古多豪杰，尤以梁山好汉群体为典型代表。英雄豪杰自然免不了饮酒，和尚鲁智深喝了酒，能拳打镇关西；行者武松喝了酒，不仅乘着酒劲，醉打了蒋门神，过景阳冈时，捎带着连“吊睛白额大虫”老虎都一起收拾了，皆所谓：酒壮英雄胆。

通常来说，善武者饮酒，能增武威；善文者饮酒，能助文采。男士自不必说，女士亦不例外，此中享大名者，当属易安居士李清照，其自14岁始，一路饮至71岁，“昨夜风疏雨骤，浓睡不消残酒”“常记溪亭日暮，沉醉不知归路”“东篱把酒黄昏后，有暗香盈袖”这样的佳句，在词人的日常生活里，俯首皆是。

人的一生中，凡饮酒者，恐怕皆有几次难忘的喝大酒的经历，有些甚至是刻骨铭心、挥之不去。

汪曾祺先生善饮，陆文夫曾有一篇《酒仙汪曾祺》，记下诸多饮酒趣事。汪曾祺十几岁时，他父亲喝酒，即先给儿子倒上一杯，两人对饮，所谓多年父子成兄弟。汪曾祺饮酒逸事不少，如在西南联大求学时期，有一次沈从文先生外出归来，见一人昏坐路边，本以为是流浪难民，待走近一瞧，竟是他的得意弟子，赶紧让两个学生把他搬到家中，用酹茶醒酒。此是汪曾祺有记载的不多的醉酒经历。

山东人喝酒讲规矩，全国闻名，外地客往往摸不着套路，在主人们挨个敬完酒后，多已无还手之力，每每吃了大亏，心生懊悔。的确，酒量一般者谁能架得住主陪三杯，副陪两杯，三陪四陪轮番上阵的打群架模式？客方有时也会按捺不住，欲想插空先敬杯酒，表表心意，定会被无情拒绝，言之破坏了规矩。无奈之客，不明就里，只有任人带节奏的份，焉能不醉？

岛城饮酒，虽不及省内其他地区生猛，却也不可小觑。别处多以喝白酒者居多，内陆地区甚至还有端酒的习俗，即敬者不喝，专给客人喝，美其名曰敬客，实有给“下马威”之嫌。岛上待客擅以啤酒主打，主客平饮，尤以原浆啤酒最显风味，也最醉人。

相比之下，南方人饮酒规矩甚少，在南方做客，若以齐鲁饮酒的固定思维模式待之，难免会险象环生。

十几年前做客江苏苏州，主人敬完第一杯酒，刚想吃点东西，桌上忽站起一年轻人，端一壶白酒径直走了过来，要单敬。我莫名其妙，说主人才敬一杯；对方说，对，敬完一杯就可以随便喝了。可怜我腹中空空，无端干掉了一壶白酒，胃里顿时翻江倒海，自此长了记性。

习惯上，饮酒一般在午晚间居多，北方有些地区却有喝早酒的习惯，以白酒为最，称早白；近些年亦有流行喝早红、早啤的，当是常年饮酒养成的习惯，我并未有机会眼见为实。

苏州东山古镇有一家老字号饭店，名曰洞庭饭店。早年间，我在苏州作家的文章中知晓该店，曾到此寻访。时饭店依旧保留着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经营样式，餐桌皆是老式八仙桌和木制长凳方凳，常年累月的擦拭，边角已露出了原木色。用餐须先买筹码，饭菜明细以木质水牌一一挂在收款窗口上端，旧气且富有代感。我早上六点多到店，店堂中已有三三两两的当地客人在吃早餐，看样子应是老主顾了。该店以出品苏式汤面和水乡土菜为主打，最便宜的光面，仅售三元五角；虾爆鳝面最贵，亦不过十二三块钱的光景。令我大开眼界的是，当地人仅就着一碗光面，竟然在喝一瓶高度白酒，且美滋滋的，用翘起的二郎腿的脚，不停地打着拍子。

这般浓郁市井烟火气息的一幕，在我的旅食经历中，定格。

《朝花周刊》投稿邮箱：  
bdshijing@sina.com



《仁山智水》 谢添 作

## 车前草

□柳已青

车前草，就是《诗经》中的芣苢(fú yǐ)。先民在采摘时，不知是谁唱了起来，道路旁，采摘的人们逐渐加入合唱：

采采芣苢，薄言采之。采采芣苢，薄言有之。

那歌声如同旭日照亮山岗，如同和风吹拂道旁。粗犷而质朴的歌谣，就像大地上生长出来的一样，带着车轮的圆，旭日的暖。这歌谣结构相似，曲调简单明快，反复咏唱，音韵重叠。歌唱时，有一种说不出的愉悦。

繁盛的车前草在道路蔓延，蔓延了三千年。不论何时，都能在路上车前看到它。它不怕马的践踏，牛的啃食，绿意盎然，为大地披一件绿色的衣服。这是一种与先民生活密切相关的草，又不是简单的草，可食用，可医药。

古人对车前草观察非常细致，植物学特征描述得精准。

颂曰：今江湖、淮甸、近汴、北地处处有之。春初生苗，叶布地如匙面，

累年者长及尺余。中抽数茎，作长穗如鼠尾。花甚细密，青色微赤。结实如葶苈，赤黑色。今人五月采苗，七月、八月采实。人家园圃或种之，蜀中尤尚。北人取根日干，作紫菀卖之，甚误所用。

一株车前草，连着千年的时光。古人食之，今人亦食之。

将车前草的幼苗，洗净用开水烫熟，捞出切碎，加盐、味精、蒜泥、醋、香油凉拌食用。或用开水烫一下，挤干水分稍凉，用花椒、葱花末炆锅后，放入该菜快速煸炒。也可加入到鸡蛋、排骨汤中食用，味鲜美。

品尝车前草时，脑海里出现这样一些场景：先民们唱着质朴的歌谣，用手掐车前草的幼苗，手里满满的，于是放在地上，一把又一把，弯腰捡到筐里。很快，筐子就满了。

《诗经·芣苢》中，有六个动词：采、有、掇(duō)、捋(luō)、袺(jié)、擷(xié)。不仅采摘车前草的叶子，也采摘车前草的种子。筐子满了，手提

着衣襟兜着。把衣襟扎在衣带上，再把嫩叶往衣里面塞裹，直至满溢出来。

这样的场景在不同的朝代，灾荒之年，战乱之年，不断出现，不断轮回。也许，对于饥饿的恐惧成为一种社会集体无意识，不论什么朝代的百姓，都对车前草之类的野菜，充满了感激，充满了敬畏。这些救荒的野菜啊，填满了多少饥饿的难民的肠胃？

想到这里，对被车轱辘碾压、零落成泥的车前草，产生一种敬意。

其实，车前草不就是我们吗，不就是芸芸众生，不就是草芥一般卑微的我们吗？被侮辱、被损害，被碾压，被踩踏，因为依附大地，拥有了复苏的力量。

《古诗十九首》其一云，青青河畔草，郁郁园中柳。那青青的河畔草中，大概没有车前草的身影，它愿意随着无限延伸的车辙去远方流浪。远方的远方，不一定是诗歌，是茂盛的车前草，这就是生存之真相。

□侯修圃

## 麦黄杏

夜里淅淅沥沥下了一场小雨，清晨，我急急忙忙跑下楼去，观看院里五棵杏树的状态。雨打风吹，花落一地，像撒落满地的秋叶，伤感的女人会落泪的，因为惜春也是一种情怀。我问自己，难道这场小雨是一场催春雨、是春天画句号的吗？不是。“人间四月芳菲尽，山寺桃花始盛开。”白居易很乐观地指出，哪是春尽呀，山寺这边还有春天呢！不过“无可奈何花落去”，伤春常常是古人情怀。

其实何必呢，清代诗人龚自珍早就说过：“落红不是无情物，化作春泥更护花。”物质不灭是永恒的真理，护花更催人奋进，使人看到希望。不过，满树残蒂挂着像流苏一样的红线，风吹摇曳，雨珠飞溅，给人丝丝凉意。几天以后，每棵杏树枝头举着毛茸茸的像蚕豆一样与浅紫红色花蒂互为依托，交叉，互衬，构成院中一景。五月初，蚕豆伸开腿脚，展开腰身，铺展的却是一枚枚杏叶，浅黄色、淡绿色，嫩嫩的，油亮油亮的，令人怜爱；花蒂包裹着大绿豆似的小果，藏在绿叶之中。正如东坡先生说的“花褪残红青杏小”。不错，五月的乡村该是绿水吹皱、燕子低飞、柳絮飞絮、绿树绕村的季节。

不需很久，农村田野一片金黄。白老先生说：“田家少闲月，五月人倍忙，夜来南风起，小麦覆垅黄。”不消

说，麦子成熟，杏子黄了，杏子纷纷上市，你若有兴趣跑到集市看看，一摊摊，一篓篓，一箱箱，一片金黄。卖杏的谁也不示弱，高叫：“大黄杏，个个甜，不甜不要钱！”“哎，先尝后买，才知道好歹！”“快来买呀，不怕不识货，就怕货比货！”叫卖声不绝于耳。人们面带丰收的喜悦，买几斤回家打打牙祭也在情理之中。

杏子正好在麦子发黄时节成熟，故叫“麦黄杏”。就口味而言，有甘甜的，有酸甜的，有酸的。吃了杏子，杏核不要丢掉，丢了可惜。过去在农村把杏核攒起来，到了春节砸掉杏核皮，把杏仁用水泡，再上锅煮，加佐料和适量盐，清拌装盘，是极好的佐酒小菜。夏天，崩杏核，吹杏核，也是青少年的一种游戏，我曾乐此不疲。至于杏仁，有止咳平喘、润滑肠便之功效。

去年六月初的一天，夜间下了一场小雨，院中各种花木焕然一新。早上，我在小区塑胶跑道遛弯，刚走到东边杏树下，“吧哒”一枚杏子落下来，我眼睛一亮，弯腰拾起杏子，仔细端详，个大饱满，黄得透亮，杏蒂流着甜水。我抬头仰望杏树，满树阔叶密密麻麻，只有晶亮的雨珠闪着亮光。心想，这真是天果。我攥着杏子，想起童年往事。

在我七八岁的时候，母亲得了一

场重病，由于父亲去世早，由我们三个男孩子照顾母亲。有一天，母亲想吃点酸甜的东西。大哥、二哥都不在家，正是杏熟时节，我就想起村南大哑巴园子的几棵杏树杏子熟了。我偷偷过去偷了三个杏子，用小手捧着小心翼翼地走出园门，恰巧大哑巴出来了。那时大哑巴有三十多岁，高高的个子，凶巴巴的样子，看到了我捧着杏子，揪着我的耳朵拉到大街上，指着我的脑门“啊吧，啊吧！”数落我。街上围满孩子，我也不知他“啊吧”些什么，但我没有哭，也不说话，心里难过，委屈。不知何时，外号叫“老高密”的出现了，她问明原因后，对着哑巴说，这孩子不是偷你家的杏子，他是给他母亲的，他母亲病重想吃，这是孝顺孩子呀！她把哑巴数落一顿，又牵着我的手把我送回家。说实话，老高密是从高密嫁到俺村的，是村里辈份最高的老人，我叫她老奶奶，她说话很有份量，连大哑巴也惧她三分。她救了我，每每想起这件事就感激涕零。

“大叔，你在想什么？”物业王师傅问。“啊，没想什么，树上掉下一个杏，你看这是什么杏？”“大叔，这是崂山杏，可甜哩！”在树下发呆，连我自己也感到好笑。我走回家给老伴一半儿，我自己一半儿，果然甜得很。